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蔭培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五十

明　賀復徵　編

奏議二

北單于和親議　漢班固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歴年兵纒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以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

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以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

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德禮義有常豈同逆詐亦猜孫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此虜稍彊能為風塵復求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為父報仇議 張敏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埀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上寑不省敏再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

衆議臣伏見孔子重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惟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則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

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改鑄大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

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来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貫國利國利

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千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慼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寛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

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
棨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甞誦詩至於鴻鴈於野之
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懐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
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
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並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
鈔求飽呑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
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髙逺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

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

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

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玆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燉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

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之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

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

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絶勢歸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凉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

諫伐鮮卑議　蔡邕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

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勇猛財富充
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
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
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
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
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
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
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

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謾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蹴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

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立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復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當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

秦南雎之骨立衛武之初筳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正議　蜀漢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簒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

絶盟好議 諸葛亮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
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
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
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
非匹夫之為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
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
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

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選用議 魏和洽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

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論不送質議　吳周瑜

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

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煑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

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

論拒曹操議　周瑜

操雖託名漢將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

未安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使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冐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省吏議　晉荀勗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

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

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擾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饜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

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茍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至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

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揺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九品議 潘岳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禄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為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

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為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方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當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既明則人自為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上客舍議　潘岳

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

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温爐夏有凉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𩗗競進發梱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

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違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欏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欏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謾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欏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禄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欏税管開閉

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

省官議 王彪之

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涖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涖任涖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宸極道融四

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為偶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静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内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髙務約宗正所統蓋尠

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其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熈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涖職之日

差乆無奉禄之虚費簡吏寺之煩役矣

大田議　宋袁豹

議曰國因民以為本民資食以為天修其業則教可興崇其本則末自理實為治之要道教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偽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敝之黎難用

克振實仁懐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修
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為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
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修堤以防川忘淵丘
之易改膠柱於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
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閾患生
於棄本而趨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
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
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

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宂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勤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税薄疇畆之賦則末務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窓勿者甄異怠惰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稼人

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涖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之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祀祭議 梁何佟之

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員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

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
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
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
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
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
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
之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

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制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朝諸侯之所無用

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駮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按

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佟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棄員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改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

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巾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禮局輕奏

大典實為侵官伏追懇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奏議三

宗廟加籩豆議 唐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

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

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

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𦙍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名目編諸令甲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

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宫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以不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

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末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者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不可反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已

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歴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輙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顔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

亦時以服廂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凖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

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民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官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

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義惟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輙進狂言用申鄙見謹議

猫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上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天

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其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

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日以兹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絶書今兹猫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儆巡猫能致功鼠不為害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

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惷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黄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

是謂人主之權令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

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

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輕錢禁寬則行錢重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

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禘祫議 韓愈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専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

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

袷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别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

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

專殺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亡罪言將復

讎必先言於官則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

其宜而處之則經律亡失其指矣謹議

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

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

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與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

謂與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功臣恕死議 呂温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近代惑者為因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與稽諸時事其亂本與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

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挾勞怙寵崛強自負貪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涣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蔑棄憲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是賢而有

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儌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恥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禄拘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

遷善遠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思斯勤斯是亦極矣柰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往基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陵廟日時朔祭議 李翺

徵事郎守國子監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翺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雜而有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爐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

鑿各仲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

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

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
時享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
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
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
薌萁嘉蔬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
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於太
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典凡陪享之官散齋四
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

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皇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許蔭培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奏議四

祖宗配侑議　宋宋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冑之疏戚以為迭毁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

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

承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

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攄懿鑠闡

孫謀將以昭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

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變伐潛黙不

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

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十

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具璽席運下武龔天

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
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縉紳諸儒講道
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
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
諺亂虞巡秘牒岱宗育榖𡸡壤翁受瑞福普浸黎元肖
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
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
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

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
承不毀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
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
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
於升侑上帝裒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
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
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
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

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
盛次申適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
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
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太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
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
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
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凖其歲時
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

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
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
載抑畏虔鞏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罄
惟聖心裁鑒謹具議狀奏聞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
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
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

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殆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過功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動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

遠矣吾所以待藩國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徳而已在商
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
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
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為列國則未敢輕議如
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
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
以次邊支郡以供其乏其治以安静不擾敵人感服者
為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

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没則禄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子者皆如親子也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

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

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選舉議 劉攽

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傳訪臣等令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盛言古事以為高侈言已忠以為博迂遠而不切事情汗漫而不濟世務雖已自知其無益於治矣而猶為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

之所存足以夸衆眩俗故敢為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以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捐近功使令出而下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急改之不若謀事於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教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前古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察也本朝承百王之末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應變增損不常亦自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

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共天下之議論者皆非以他塗進者也而誣以為未嘗得人臣竊以為過矣且臣論之今時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有賢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試

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是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之不能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為薄陋不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為今進士之初任者不過得為吏部選人國家待門蔭恩澤者亦為選人流外小吏亦為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

置何等爵禄而更囏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為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来日成效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亦何用靳靳遴惜若不得已哉且朝廷更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才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於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徧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其科試而

取之徒小異其名曰然其得士未有以異於前也更恐
好利銜鬻之人崇虚名以亂真則取士之失又甚於往
日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
知其二也夫二漢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
縣之吏自廷掾諸曹卒史駁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為之
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值事能斷則知其智文武才
畧莫不畢效故其譽之有實舉之不難自流品分别郡
縣吏卒卒棄絶為賤不齒於搢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

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茍憑虚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短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真賢寔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然愚者之智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為愈也雖然尚有一說今有人於此明辨足以判獄訟智畧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於浹洽則將捐棄終身無仕進

之望其材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為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舉如此人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為真試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即不可使復還為民而坐其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性修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者未嘗不以利禄為心夫可誘以利禄而勉強為善則德性離矣是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為

置明師而誨道之毋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敝而以經藝勸之學者之志不過為干禄利也則文章之士變而為經藝雖曰不同其離於德性也均矣天之生材有昏有明智明才大者非小智小識之能掩也及其淺晦下材雖日撻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士修之於家足以成材又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臣愚不足以知遠畧惟陛下裁幸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

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别也今直以契稷爲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箚卿之所謂别也或曰湯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曰南宫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以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

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為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

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主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夾鍾於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宫用林鍾於坤之宫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凾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沈副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禮

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原之也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閒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

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皇帝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

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也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侈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兩祀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祀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

始一親祀得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宂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以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薛瑄從祀議

明 霍韜

臣謹按歴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

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没齒無項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録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貧賤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

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
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
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
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
瑄取其趨向純正畧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
正道大明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奏議　唐順之

竊惟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

採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為人諸臣論之詳矣臣可無説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荅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徳行稱者纔四人而夫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為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徳行分科而居皆不失為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

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為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顔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有在所畧者矣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

以復性為究境以持敬凝靜為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雖其於所謂精微之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背於聖人者亦少矣謂其為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為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自瑄以前儒者猶汨乎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

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我朝理學之一闢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深淺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三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

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證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絶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絃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璧宫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棫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不然矣由此

言之苟為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而況如瑄之真可謂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以比於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許衡其亦可以無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代羣儒之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為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為師者之證也其釁器舍菜而神之者乃其攝

齊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蓋在勝國時許衡實為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為不然夫聖人所為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

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為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為功矣況瑄所著讀書録且十萬餘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為著述則亦已繁此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然宋儒之賢若尹洙羅從彥李侗黄幹皆不得與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說臣又以為不然夫瑄之所得誠

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為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立為尤難

救見災豫防後患議　何應春

昔宋蘇軾官杭州歳饑奏於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歳戸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於已

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豫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病勢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皇慈大施拯恤民於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穫知復何如軾謂當急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救之於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得病時湯劑砭灸不可

少絶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鳩形鵠面薾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恵撫綏寛其財力二三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撑拄門户而遽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矣熹之所論譬即軾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税苗皆嘗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蓋次

年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熈初乃以游饑始嘗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事之所當鑒者也臣敢通録如前上勤睿覽望詔在廷叅加規畫臣聞漢宣帝時魏相因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於君多按前代故事我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於詔令為荒政者甚備具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皇帝陛下特勑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

葢必有在若稍增飭斟酌議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詳悉臣敢亦採掇一二頗切於今日者竊附愚忠開坐於後幸惟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瀆天聽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隂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隂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典籍垂誡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内為家

無論遐邇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臻良有攸自贄所謂慶賞刑罰者惟聖明留意省恩幸之常禄可以哺困窮追巨罪之逋贓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於公可消前戾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禄饑則盡無禄廩食而已今旱

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糧非宿衛軍士邊廷將帥悉逓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禄最薄亦願首減俸以贖私竊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饑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布政彭韶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禄厚者額設皂隷逓減名數還官公用該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以

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皂隸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退減之意四品以上禄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家貧則俸不能以更積禹偁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退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强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皂之資即當裁割以備拯恤若夫乘輿服御宮禁用度應體大禹克儉之德内帑何

患無餘中貴外戚百凡賞賚無論舊例除茲歉歲俱合省免俟災傷寧日通議定特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之吏蓋公廉多不容而贓貪或得倖免百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歷間歲旱范仲淹請遣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令日荒旱民多流徙願選公忠諒直之臣通民情曉吏治者以撫為名察郡縣貪苛之吏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行荒政全在得人任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踈任非其

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旱傷分數稍重路分必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臣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吏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伏望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作新濟農之倉大舉惠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朝廷

好生之德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於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於晉故後莫不以秦伯為有德於晉而以晉之閉糴為負義夫秦晉敵國猶知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内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傷所在不收今舊穀将没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胡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者聚為盜賊在朝夕

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使之檢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願糴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此郡有米去處遏不出境是豈臣子與國休戚之心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各處為監司而遏糴亦間有之剛所謂通融周急者惟聖明留意勑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州郡遏有隣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

平糴仍約課務不得邀阻收稅則商旅皆願出於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民獲接濟矣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户第四等第五等來年諸物課錢盡數蠲放使彼無聊之民蒙被德澤豫知嗣歲青黄未接之際免其催徵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早加安慰彼戀土者亦將首尾兩端逮春徂夏日月尚遥豐凶之

期豈能自定戸有負逋各懐憂畏寧無相率而逃失業
既衆羸弱者餓死溝壑強壯者聚為盜賊盜賊一起猝
難討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所謂使彼豫知免催
徵者惟聖明留意勑下該部行撫按官於重災地方再
行詢究分别等第先後奏聞曠然垂恩以示諭之催徵
既寛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抛業鄉農安心布種自
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可以不仰官司重為拯卹而將
來公家租賦亦免失陷矣

處置經費議　張邦奇

臣伏覩國家近日以來經用不給至有欲以鬻爵度僧為言者夫二事者所獲無幾而所害甚大誠非聖世所宜行臣竊惟今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其出不為少也而猶每患用之不給其來必有自矣蓋欲足費莫若省費所以省費者有三一曰昭儉德其本也二曰裁濫賞三曰汰冗食其末也至於所以經畫之方有二曰清理鹽法開廣屯田二者是已臣讀食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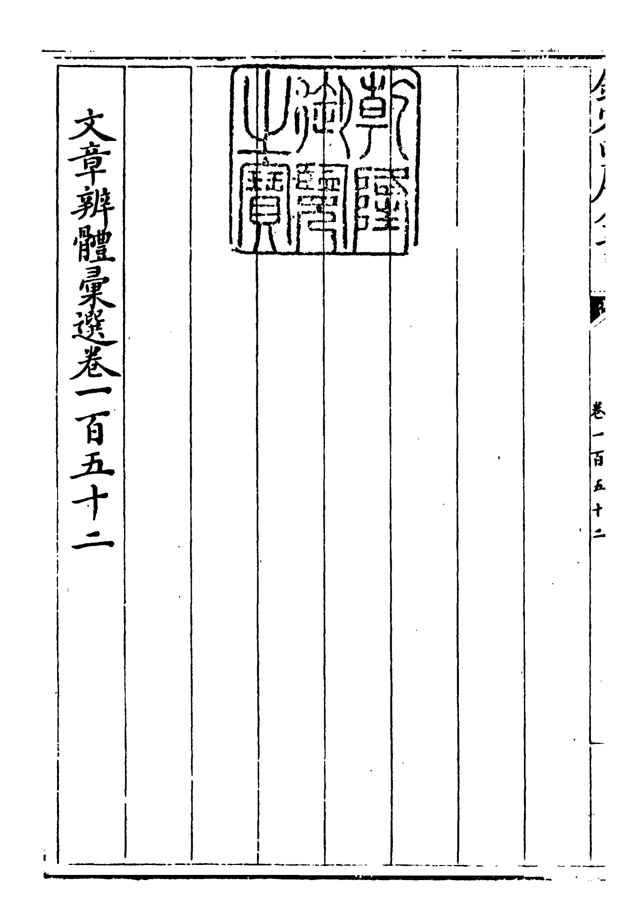
志見文帝躬行玄默而紅腐貫朽武帝商工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每告匱以是知省費之可以足費也曩者朝廷以大昏詔戸部措置銀四十萬兩廷臣議欲減半亦已多矣而陛下竟莫之從夫一事之舉所費如此可謂百日累之一日損之矣今耗財之路不可縷舉姑以光禄寺言之一日之費供一宴之設而或至於鉅萬先帝已嘗裁減近日復以如舊尾閭漏巵一至於此夫爲得不竭也陛下誠躬行儉約明詔中外則凡耗財

之路猶庶幾其以漸而可塞也古者非有功不賞賞一人則千萬人勸彼獻一技弋一鳥者何功國家而陛下輒厚賚之耶又况享內庖之奉者多費設支太倉之粟者率市人則一人耕之而聚而食之者復不止於十人矣此而不為之裁抑臣恐財用日耗於上而民生日困於下也夫不塞耗財之路無以開生財之源今取於民者軍需雜征與夫斗斛耗米之加已不啻數倍於常時矣民已竭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尚有可行者臣聞劉晏

理財歲收數十百萬而鹽利居其大半夫鹽之為利上下交濟公私兼益昔之人行之而有驗祖宗制之而有法固可以坐享其利而永永無弊也今利不歸於國家而歸於權倖之門豈不惜哉必使憲臣與轉運等官絶交通互鬻之私而輕減鹽估多召鹽商循常股之制以次而給之而苞苴請託禁絶而不行焉則利不歸於權門而上下交受其益矣臣又聞西北邊地肥而人鷙曩者小有邊警朝廷遣使以數十萬給之此其可以常繼也

哉誠使將臣召募邊人墾田給種使之世為土著之兵則不惟可以備不虞於無事之日而轉輸餽餉之煩亦可以計日而減也此蓋諸葛亮郭子儀行之而有效范仲淹朱熹議之而未及行者今欲行之亦在擇其人焉專委任之而已矣舍此而欲別議經費之方則桑羊孔僅之謀非臣之所敢出也臣聞之易大傳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也者所以守邦之本也今竊見四方之人來京師者言今年天下州郡多被水旱而東

南為尤甚不知朝廷將何以卹之不幸而卒然邊鄙有急數十萬之師又將何以餽之此臣之所以為大懼也且天下之事上因循則下玩愒因循玩愒之餘而不有振厲作興之政出其間以鼓動中外之心而革其故習則其勢將有至於不可為者矣此臣之所以重為之寒心也謹條所聞上塵睿覽伏惟詔旨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五十二